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A Study of Upton Sinclair's Fiction

厄普顿·辛克莱
小说研究

胡碧媛◎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A Study of Upton Sinclair's Fiction

厄普顿·辛克莱
小说研究

胡碧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研究/胡碧媛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68-3316-5

I. ①厄… II. ①胡… III. ①辛克莱,
U. (1878~1968)—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4252 号

责任编辑/ 武 斌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316-5

定 价/ 42.00 元

序

欣悉胡碧媛的博士论文通过教育部有关专家评审,已入选《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且给予全额出版资助,作为她的导师我甚感欣慰并表示祝贺。在论文即将付梓之时,我不禁回想起三年前碧媛同学博士论文开题前的一些情形。当时能把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确实需要一定的学术视野和创新勇气。厄普顿·辛克莱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美国文坛重要的左翼作家,思想进步,曾一度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然而他那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文学创作和鲜明的政治思想态度往往使评论界对他进行过多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往对他的研究基本上是毁誉参半。究竟如何推陈出新,确立辛克莱研究的新视角对碧媛来说是一大挑战。

辛克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创作中主持正义,为消除社会的不公奔走呐喊。其小说包含的“揭示危机、建构正义”的思想内容,以及文本创作的环境话语与毒性写作的方式,都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应用提供了可能。胡碧媛的论文探讨了辛克莱的《屠场》、《煤炭王》、《煤炭战争》、《石油!》和《波士顿》等新闻历史小说,把他面对的种种美国社会危机放到生态危机的主题之下,通过深入的文本解读,重新认识美国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诸种矛盾冲突。论文遵循揭露、建构、意义考察的路径,详细论述了辛克莱小说中生态危机的揭示与制度批判、生态危机的干预与生态建构、生态危机的书写与意蕴。全文叙论结合,显示出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著述能力。

胡碧媛从生态视角阐释辛克莱的文学创作,揭示小说家的生态情怀和生态

思考,突破了前人研究的框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认识。依我看,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的专著主要有三个特点:

其一,创新的“生态视野”。提及生态危机一般是指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而产生的危机。然而,辛克莱却把社会人文因素引进了生态环境,即社会生态环境,超越了仅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描写,更将生态危机根源的剖析投向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层面。显然,人的生存环境应该包括除自然之外,人类自己营造的各种社会生态环境。这一社会生态环境当然不是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而是指人类自从有文明史以来历史积淀下来的各种社会和人文因素。因此批评界在评价文学经典的批判性时,不应该只关注批判的现实性,而更要发掘批判的历史性,即对社会生态环境的批判,这也是文学经典独具的超时代性的原因之所在。胡碧媛的论文深入地挖掘辛克莱小说中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思考,以此分析其文学创作具有普世性的人文价值,将文学性、政治性与文化性有机结合,展现辛克莱创作诗性空间的社会现实意义。

其二,“跨学科”的问题意识。跨学科研究有诸多优势,能够超越单一的学科视角而站在跨学科的交汇地带去发现和捕捉那些被悬置而无法触及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跨学科的视野有助于以宽阔的视野主动寻找问题,积极探索问题,有针对性地求解问题。胡碧媛论著的生态视野本身就体现跨学科的包容性,结合了社会学、文学、历史、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既有助于挖掘辛克莱小说的文本内涵,也有利于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跨学科交融,在一般的文学意象分析以外揭示文本的多重内涵。在这个交融的过程中,社会学与文学得以共生,历史与现实得以互动,作家与人物得以结合,于是我们看到了辛克莱笔下的环境正义、生态伦理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历史。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无疑大大拓展了辛克莱小说的文本空间,将其研究推向深入。

其三,“明确的”本土意识。碧媛的论著选取辛克莱的代表性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生态批评理论对其重新解读,在经典重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同时,该著作还从生态视野入手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价值建构进行观照,这对当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处理工业化与环境建设两者关系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跨学科视野研究辛克莱文学创作的专著,胡碧媛做出了

有价值、有意义的探索。当然,书中还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生态视野下辛克莱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的对比研究,辛克莱文学现象的文化透视及其引发的阅读伦理、接受研究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胡碧媛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提高了研究水平,拓宽了学术视野,增强了科研创新能力。我相信并期待着她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继续不断耕耘,不断收获。

杨金才

2012年7月30日于南京大学逸夫馆

前 言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美国文坛和政界的左翼作家,黑幕揭发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普利策文学奖得主。辛克莱是位高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包括小说、戏剧、散文、杂记、传记等多种体裁的上百部著作,其中最突出的是一系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黑幕小说。同时,辛克莱还是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在小说中伸张他的社会正义思想,还身体力行地投身政治实践。

辛克莱毕生追求的理想是艺术与政治的结合与互动,其文学创作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也导致辛克莱文学地位的沉浮,近半个世纪的辛克莱研究与评价褒贬不一,难以形成权威性的阐释与定论。辛克莱的创作致力于反映20世纪初美国现代化发展状况,尤其关注工业化发展的命脉产业,展现美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揭示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源的社会危机。辛克莱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涯都充分体现“揭示危机,建构正义”的宏大叙事。虽然辛克莱书写的是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生活,但是他的创作主题和创作宗旨却有着可供借鉴的当代意义。

国外辛克莱研究涉及广泛的主题,综合性、跨学科性、传记性特征显著。辛克莱创作文本的探讨多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视角多元,关注的文本却较为单一,相对集中于辛克莱的代表作《屠场》的阐释。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对辛克莱的作品进行生态解读。国内辛克莱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主要是辛克莱的作品译介和生平介绍。50至70年代因意识形态因素研

究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后辛克莱研究逐步复苏,表现在国内美国文学史的编写对揭黑幕运动与辛克莱予以重视,相关研究论文普遍肯定辛克莱创作的现实主义视野和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但是对辛克莱进行深入研究文献较为有限,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尚未有人撰写过相关硕博学位论文。

20世纪后半叶生态批评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辛克莱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视野,辛克莱研究在当代的复兴更多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中所透露的生态意识与环境正义感。本书将以生态危机话语为基本框架,对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创作于1906至1930年间的揭黑幕作品进行细读和阐释。本书将重点解读以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五部新闻历史小说《屠场》、《煤炭王》、《煤炭战争》、《石油!》、《波士顿》,揭示文本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表明辛克莱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认识生态危机,并且以依赖“应然”的人类中心论的视角构建人类与环境共存相依,和谐发展的未来图景,倡导环境正义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本书的主体论述从生态危机的揭示与制度批判、生态危机的干预与生态建构、生态危机的书写与主题意蕴三部分展开。

第一章从自然、人文、社会三个层面,生态伦理与生态哲学的视角着重分析辛克莱的小说《屠场》、《石油!》和《波士顿》中所揭示的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屠场》的毒性写作诠释的是资本利用技术手段追逐自然工具价值的逻辑,《石油!》的经济理性批判进一步揭示资本对自然工具价值的劫掠,将自然生态推至崩溃的边缘。这两部作品中共同表现的异化消费和男权中心压制下女性文化精神的丧失反映了人类物质生活与文化精神的异化。《石油!》中人类贪欲与世俗化的合力造成基督教精神的衰微,成为等级制控制自然与人类的工具;《波士顿》所反映的等级制的标准化和同质化漠视移民弱势群体利益,背离环境正义。

第二章通过分析《煤炭王》、《煤炭战争》和《波士顿》三部小说,探讨辛克莱建构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及其生态性特征。辛克莱的文本中充分认可培育环境素养的重要性,以此作为环境正义斗争的认知基础。辛克莱的和谐社会构想是以“应然”的人类中心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在有闲阶层中倡导阶级位移的方式和性别的超越,进一步创建人人平等,提倡物质的简单、生活和精神的丰富,追求阶级、性别与种族融合的合作型社区。

第三章通过细读《屠场》、《煤炭王》和《波士顿》，论述辛克莱生态危机书写的伦理、历史与美学意蕴。辛克莱的自我和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关怀耦合而生发出阿伦·奈斯所界定的生态自我，促使他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在自我意识的激励之下，辛克莱在创作中凸显的历史意识游走于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之间，体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交流互动。辛克莱从审丑的角度审视生态危机，其揭丑旨在美学的诉求，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从生态视角对辛克莱的小说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尝试，不仅为当代迫在眉睫的人与自然之矛盾冲突的合理解决提供参考，而且为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在文本阐释和文本研究中的应用提供可分析的样本，在理论与方法论的拓展上，也为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延伸提供思路。

胡碧媛

2012年6月于南京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章 生态危机的揭示与制度批判	44
第一节 工具价值的追逐与自然环境退化	46
第二节 物质消费与文化精神的异化	63
第三节 等级制的自然与人类控制	82
第二章 生态危机的干预与生态建构	97
第一节 认知基础:培育环境素养	99
第二节 价值取向:秉承“应然”的人类中心	114
第三节 实现途径:投身基层非暴力运动	128
第四节 建构模式:倡导合作的生态社区	138
第三章 生态危机的书写与主题意蕴	149
第一节 伦理价值:社会责任与自我实现	150

2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研究 >>>

第二节 历史内涵:文学与历史的商讨 163

第三节 美学话语:审丑的美学求索 176

结 论 189

引用文献 196

后 记 208

导 论^①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 ~ 1968)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美国文坛和政界的左翼作家,黑幕揭发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普利策文学奖得主。辛克莱是位高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包括小说、戏剧、散文、杂记、传记等多种体裁的上百部著作,其中最突出的是一系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黑幕小说;同时,辛克莱还是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在小说中伸张他的社会正义思想,还身体力行地投身政治运动,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他推动了“在加州结束贫困”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 Movement,简称EPIC)。辛克莱曾三次竞选国会议员,三次竞选加州州长,按照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评价,辛克莱“绝不是虚度一生”。^②

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又译为“扒粪者”,其典故源自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借用此典故婉转地表达对揭黑幕者的微词,当时社会对揭黑幕运动的接受度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屠场》令辛克莱声名大噪,但是辛克莱却抱怨“我瞄准的是公众的良心,却不小心击中了他们的胃”^③,可见作家本人的创作初衷与小说所达到的社会效应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屠场》发表之后,辛克莱难有可与之匹敌的作品问世,随着揭黑幕运动渐近尾声,辛克莱逐渐被遗忘。

① 本专著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WWD010)的研究成果,由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苏教师[2008]30号)和南京邮电大学科研基金(NY210027)资助。

②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Upton Sinclair's The Jungle*,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2, p. 1.

③ Upton Sinclair, *What God Means to Me*, Pasadena, CA: Author, 1935, p. 351. 原载于 *Cosmopolitan* 44 Oct., 1906. 除特别说明,本论文中的引文皆由笔者自译。

近几年来发生的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和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将厄普顿·辛克莱——这位久违了的美国作家再度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屠场》(*The Jungle*, 1906),在一百年前就曾推动和促成美国政府颁布《洁净食品和药品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既体现文本对社会的再造功能,也部分实现作家本人毕生追求的弘扬并重建社会正义的理想。2008年,改编自辛克莱的小说《石油!》(*Oil!*, 1927)的电影《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 又译“血色黑金”),在作家去世40年后获得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显示当代受众对历史的反思和经典重构的意识,令作家生前未能完成的夙愿在当代得以实现。^①

辛克莱曾这样说道,“在我死后,不知是否有人愿意研究我的心脏;如果有的话,他们将发现我的心脏上只有四个字:社会正义”。^② 辛克莱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涯都体现了“揭示危机,建构正义”的宏大叙事,辛克莱研究在当代的复兴更多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中所透露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正义意识。^③ 那么,辛

-
- ① 辛克莱热衷于电影产业,特别是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在他生前曾屡做尝试,却每每以失败告终。1933年他资助俄国制片人艾森斯坦拍摄电影《墨西哥上空的雷霆》(*Thunder Over Mexico*)失败,随即丧失投资拍片的兴趣转而从政。参见 Upton Sinclair, *The Autobiography of Upton Sinclair*, London: W. H. Allen, 1963, pp. 276 - 281.
- ② Upton Sinclair, *The Autobiography of Upton Sinclair*, London: W. H. Allen, 1963, p. 346.
- ③ 中国学者王诺在《生态视角的人文社科研究之关键问题》一文中集中阐述了生态批评视野下“生态的”还是“环境的”术语使用问题,以厘清在学术领域这对术语使用的混乱。他指出“生态”与“环境”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生态主义指导下的生态思考,其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后者则是环境主义指导下的环境思想,是“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王教授强调,这对在意义上有差异的术语使用牵涉到二元论思想的认识与突破,必须加以严格区分。实际上,笔者认为美国生态批评界更强调“生态”这一术语的广义的包容性。2010年6月,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斯洛维克博士来宁讲学,笔者就此问题向他请教。斯洛维克博士认为,“生态”和“环境”的区分主要在于前者更体现与生态学相联系的科学性。另一位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尔教授则一直使用“环境”一词包含王诺教授所区分的“生态”和“环境”的双重概念。鉴于本论文的论述主题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问题,而“生态”一词包含“自然环境”和“建构环境”的概念,具有广义的包容性,因此本文将以“生态”作为核心术语。环境话语与生态话语各有侧重点,考虑到“环境”是相对狭义的概念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本文的环境话语将主要在生态话语的框架下操作,同时部分术语如“环境素养”、“环境正义”等保留“环境”一词。参见王诺:《生态视角的人文社科研究之关键问题》,《跨文化对话》第26辑,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第90~106页。

克莱小说中危机的再现具有怎样的特征？他在文本中建构的社会正义又有何生态意义？从生态的视角研究辛克莱的思想具有怎样的依据？辛克莱研究为丰富与发展当代生态批评话语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将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以生态批评与环境正义话语为理论框架，着重研究辛克莱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在正式进入辛克莱的文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辛克莱的生平及学术史进行适当考查。

辛克莱 1878 年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没落的南方家族，其父系家族的先辈曾是美国海军的英雄人物，位居高官，家世荣耀；其母系家族也同样显赫，辛克莱的外祖父曾任西马里兰铁路公司财政总监。然而，辛克莱的父亲却并未继承家族的传统，他是一位威士忌经销商，他的一生也几乎毁于酗酒。与其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克莱的母亲是位秉承清教传统的女性，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将这位坚毅的女性打垮。辛克莱几乎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故母亲对其一生的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父亲的失职使辛克莱从小备尝家境贫困的辛酸，所幸的是，母系家族的关爱给辛克莱些许补偿。外祖父一家极为善待辛克莱，辛克莱家徒四壁的窘困与外祖父家的富足反差强烈，“从我记事起，我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灰姑娘式的变化，某夜我会栖身廉租房爬满虱子的沙发，第二天则躺在豪华套房的丝绸床单上”^①。物质生活的两极使辛克莱醉心逃避于舅舅家偌大的书房里，读书的乐趣使他忘却生活的纷扰。辛克莱的阅读涉猎广泛，尤其对英国作家和美国文艺复兴代表人物青睐有加——班扬、司各特、卡莱尔、爱默生、梭罗等都是他最崇拜的作家，雪莱更是辛克莱心目中仅次于耶稣的英雄。读书弥补了辛克莱物质生活的缺憾，给予他精神的庇护，思想的充实，信念的求索，为辛克莱一生的追求奠定基础。

辛克莱年轻时即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虽备受挫折却毫不气馁。为生活所迫，辛克莱十五岁起即开始写作通俗读物以赚取学费及生活费，并迅速达到每天创作八千字的高峰。在经济上获得一定保障之后，辛克莱萌生创作严肃小说的想法。辛克莱的早期作品包括《春天与收获》(*Springtime and Har-*

^① Upton Sinclair, *American Outpost: A Book of Reminiscences*, Pasadena, California: Author, 1932, p. 13.

vest, 1901)、《阿瑟·斯特林的日志》(*The Journal of Arthur Sterling*, 1903)、《玛纳萨斯》(*Manassas*, 1904), 均未有太大影响。1905年, 辛克莱获得社会主义周刊《呼吁理性》(*Appeal to Reason*)的资助, 前往芝加哥屠场体验生活, 并于1906年发表代表作《屠场》, 引起极大轰动, 从而一举成名。辛克莱此后又出版过一系列以历史真实事件为素材的揭黑幕小说, 如描写1913年至1914年间科罗拉多州煤矿斗争的《煤炭王》(*King Coal*, 1917)及续集《煤炭战争》(*The Coal War: A Sequel to "King Coal"*, 1976), 描绘蒂波特山丑闻揭示石油工业内幕的《石油!》, 反映萨科和凡泽蒂(Sacco and Vanzetti)案件的《波士顿》(*Boston*, 1928)。从1918年起他开始发表非小说著作“死亡之手”(Dead Hand Series)系列^①, 包括批判美国宗教的《宗教的利润》(*The Profits of Religion*, 1918), 揭示美国媒体黑幕的《铜支票》(*The Brass Check*, 1920), 暴露教育腐败内幕的《大鹅的步伐》(*The Goose-step*, 1923)和《小鹅们》(*The Goslings*, 1924), 讨论逐利和实用主义观念影响下的艺术问题的《拜金艺术》(*Mammonart*, 1925)和拜金主义冲击下的美国文学现状《金钱万能!》(*Money Writes!*, 1927)。二战前夕辛克莱开始写作十一卷历史小说兰尼·巴德(Lanny Budd)系列, 其中反映纳粹对欧洲侵略的《龙齿》(*The Dragon's Teeth*, 1942)获1946年普利策小说奖。

辛克莱是个多姿多彩的人, 对他的定位及标签可谓五花八门: 黑幕揭发之王、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民主社会主义者)、激进派、改良主义者、清教徒、现代的堂吉诃德等。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马克·吐温、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萧伯纳、高尔基、荣格、加缪等众多美国及欧洲政治、科学、文化名人有过交往, 更与杰克·伦敦、门肯、卓别林等人私交深厚。辛克莱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政治民主意识、人文关怀以及他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引发学术界对其本人和作品广泛而浓厚的研究兴趣。但是, 对辛克莱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非易事, 其林林总总的著作文献包括“两百五十箱文件, 六十本书的手稿和一些手册, 八百册来

^① 题名源自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无形之手”的经济学原理, 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无序的自由竞争。

自五十多个国家、六十种语言的译本”^①，来往信函就有 25 万份之多，而且作品中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辛克莱创作的文学性受到颇多批评：“他的作品宣传说教过于浓厚，而且形式上重复，容易使人产生单调感。他的人物塑造过于简单化，缺乏能够打动人的艺术魅力”^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认为是创造了一本小说的奇迹，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却创作了一系列失败的小说”^③。期冀从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还原辛克莱的客观“影像”，厘清其文学创作的思路、手法及社会影响力，不啻为一项颇为艰巨却十分必要的任务。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回顾，国外辛克莱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屠场》发表之后掀起了第一波研究高潮，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辛克莱的生平介绍及社会影响力的评述、书评等。学界对辛克莱的研究兴趣源于《屠场》的发表，《屠场》最初（1905 年）在社会主义周刊《呼吁理性》上连载，在遭到包括麦克米兰公司在内的五家出版社的拒绝后，最终由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达波德·佩奇（Doubleday, Page & Co.）公司出版，旋即引起轰动，评论界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保守派人士对此是大加抨击，爱德华·克拉克·马什认为：“他的推论是错误的，他对于人性的漠视是那么自然，他对事实的陈述充满偏见，他得出的是歪曲的结论，他的油腔滑调只会让诚实、明智的人们感觉厌恶”^④。阿尔伯特·哈勃德甚至认为阅读此书对美国人是一种“侮辱”。《纽约时报》的评论者对此书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过分天真的社会主义臆想罢了。与此相反，一些左派人士却对小说热情称赞。辛克莱的传记作

① Upton Sinclair, *My Lifetime in Letter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0, p. vii. 目前辛克莱的文献资料保存最完整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图书馆。辛克莱在去世前就向该图书馆赠送了约 8 吨的资料；辛克莱去世后，他的儿子又向该图书馆赠送了一批资料。参见 Anthony Arthur, *Radical Innocent: Upton Sincla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2006, pp. 321 ~ 322. 约翰·阿豪斯 1994 年出版的《厄普顿·辛克莱：描绘评注性参考文献》（*Upton Sinclair: A Descriptive, Annotated Bibliography*）收录了辛克莱的主要创作文献，条目包括作品、宣传册、辛克莱为之推介作序的作品等。

② 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 2 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③ Anthony Arthur, *Radical Innocent: Upton Sincla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2006, p. xiii.

④ 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 (1904),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 xxii.

者弗洛德·戴尔(Floyd Dell)称其为“反抗的艺术家”,美国社会主义人士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认为小说在革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夏洛蒂·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给辛克莱的信中写到“你的那本书让人难忘,我想牛肉托拉斯会不惜一切代价买光这本书的”。^① 杰克·伦敦(Jack London)对小说更是推崇备至,将之比拟为描绘“工资奴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屠场》在欧洲也有良好的接受度,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撰文《〈屠场〉揭示的事实不容忽视》(*The Jungle's Truth Cannot Be Ignored*),对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果这些事情是事实,有能力获得世界瞩目的他(辛克莱)值得这份荣耀;如果有一半是真实的,那么他也为社会做了贡献;即使只有十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么我想社会仍然亏欠了厄普顿·辛克莱先生”。^② 丹麦文艺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克斯(Georg Brandes)曾言:“我认为目前最值得阅读的三位美国作家是: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③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称辛克莱是“一个善意的人”,萧伯纳则力荐辛克莱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繁荣时期,新的思想和理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此背景之下,辛克莱研究也出现转折,并在辛克莱去世后的70年代得到发展,相关传记、专著等相继问世,研究视角包括现实主义、历史主义、自然主义、种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伦理学、叙事学等,主题涉及美国梦、移民身份、女性问题、工人运动、社会正义,并逐步探究辛克莱创作的文学性、文体特征、文本的经典性等问题。评论界普遍肯定辛克莱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征,肯定其人文民主思想。约恩·A·约德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975)着重研究辛克莱的代表作《屠场》、《石油!》、《波士顿》和兰尼·巴德系列小说,他认为辛克莱的社会主义思想秉承的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既反映美国政治思想的强势,同时又暴露美国政治的致命弱点。小威廉姆·A·布拉德沃斯撰写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① 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 (1904),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 xxii.

② Winston Churchill, “The Jungle’s Truth Cannot Be Ignored,” *Workers’ Rights in Upton Sinclair’s The Jungle*, Ed. Gary Wiener, Farmington Hills, MI: Greenhaven Press, 2008, p. 88.

③ Floyd Dell, *A Study in Social Protest*, New York: George Doran, 1927, p. 14.